

Chung Wai Literary Monthly

VOL. 29 NO.3 AUGUST 2000

第二十九卷 第三期

中
外
文
學

ISSN 0303-0849



9 770303 084007

中外文學

第二十九卷·第三期·總339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八月

封面題字 臺靜農
封面設計 劉祥芳
本期校對 廖勇超 林宜玲
劉慧平 楊凱傑

目 錄

間諜敘事與國家認同 專輯

專題編輯◎ 伍軒宏

伍軒宏
前言 4

專輯論文

平路
血色鄉關 6

張系國
情報販子——大唐英雄傳之五 27

John G. Cawelti and Bruce A. Rosenberg
間諜小說的形式(王葳真 譯) 41

王儀君
《蝴蝶君》劇中諜報員的空間建構與東方幻夢的顛覆 61

胡錦媛
鏡子戰爭：勒卡雷《東山再起間諜》 78

伍軒宏
叛國的欲望：雙面諜的秘密認同 103

文學評論

梅家玲
性別論述與戰後臺灣小說發展 128

朱靜美
布萊希特的史詩劇場與中國平劇
在表演「疏離」美學方面之比較 140

陳音頤
原始主義，帝國，個人之教義
——D.H.勞倫斯描述美國西南部印第安人的遊記 158

創作

Leigh Bienen ◎ 去中國 (陳彥冰 譯) 188

歐陽昱 ◎ 深夜雨霽 206

鯨向海 ◎ 威而不剛地任憑下一千年來襲 207

編輯小啓：本刊七月號(第二十九卷第二期，總338)251頁20行將
Andre Bazin 誤植為 Richard Barsam，特此更正並向讀者致歉。

去中國

Leigh Bienen 著
陳彥冰 譯

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
東京大倉酒店

B 計劃用兩天時間在東京採購中國搞不到的演出所需物品：額外電子部件、備用音響器材以及面料。飛機飛行了十二個小時。成田依舊是世界上最乾淨的機場。降落時廣播裡一個尖聲尖氣的女聲彬彬有禮、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請有搔癢、皮膚不適、咳嗽或發燒的旅客去檢疫站報到。兩年前那是毒氣中毒的症狀。

兩天的逗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累壞了。要不是兩年前答應了這件事，我大概也不會來。自從開春得了那場流感，到現在還沒完全恢復過來，而且真不想和你分開。對了，我有沒有告訴你我真喜歡那只頂上帶跳魚的小銀鐘？每次撥時間（接下來的六個星期裡這將是常事），我就會想起你。鐘躺在我的手心裡舒服極了。

能跟 B 再次合作真是莫大的榮幸，儘管他還是那副不近情理的德性。飛機飛行的十二個小時裡他的嘴一刻不停，從上飛機一路講到三藩市，直到兩個糟透了的電影放完、吃過降落前一頓無法下咽的美式早餐，嘴也沒閒。最後我要了威士忌，結果搞得胃病了起來，此刻不得不躺在酒店的客房裡。他說的還是那老一套，我想你都快聽膩了，我也一樣。講他的三個老婆，她們如何一一背叛了他。但他畢竟是個天才，說完老婆又說工作，說評論家們如何因為他過去的成就一味吹

捧他，以致他無法相信任何人能對他作誠懇的批評。正因如此他才安排了這次中國之行，至少他是這麼說的，為的是再次贏得觀眾，順便也可逃避一下人倫顛倒的紐約戲劇界。至少我對他還能實事求是，他正處在他的顛峰，五十七歲的他充分地駕馭著自己的創造力，幹著比行內任何人幹過的都帶勁的工作。

對了，他知道你不喜歡他。他可不傻，而且你沒法討厭他。我有沒有告訴過你，我想我肯定說過，三十年前我剛到紐約時是他給了我第一份正式的工作。那時我剛從芝加哥大學畢業，在一家廣告公司打暑期工。那是當年躊躇滿志的藝術系畢業生做的工。我至今沒弄懂 B 看中了我什麼。我們是在一次聚會上認識的。我當然知道他是誰，當時他已擁有自己的劇團，儘管他只比我大十歲。總之，他給了我一份工，事情就那麼簡單，頭銜是助理製片人。但事實是我根本沒什麼人可助理，而他也還沒想出怎麼給我發工資。這些都不提了，我跟他一幹就幹了十年，我的那點本事還都是從他那兒學的。那些年真是棒極了，我一步都沒離開過紐約。後來劇團解散了，你知道，那時走的也不只我一個。

我還從沒住過服務效率這麼高的酒店，早晨六點叫一杯咖啡六分鐘就能送到。按亞洲水準咖啡應該算是不壞，壞的是收費六美元，但至少不用給小費，而且侍應生也不那麼咄咄逼人。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一日
東京大倉酒店

到了中國就不再另外給你寫信了，信和札記合一塊兒，那樣就不用什麼都寫兩遍，反正最後你都能看到。今天睡了三個小時就醒了，不知道到底幾點。天亮著，外面在下雨，但搞不清是早晨還是下午。連你的銀鐘顯示的時間也不對，因為我忘了撥。下到大堂，一面巨大的牆上掛滿了顯示世界各地時間的鐘。看著牆我意識到那些都市多半我都去過。記得三年前在巴黎看你演出，我走到後台來跟燈光設計師交流心得，然後我們認識了。

現在紐約正是午夜，東京是早上十一點。團裡的人一個影兒都沒

看見。眼前唯一的一個美國人正在向前台聲明他不會付帳單上額外的收費。

爲了讓我的腰好受些，我決定去游泳。一次收費僅十二美元！不過不用擔心，一切額外開銷都由B承擔，儘管他老嚷嚷著要我們別超支。

在酒店新舊樓間的自動扶梯和電梯上上下下了好幾回才找到游泳池。池子幾乎空著。一個戴著潛水鏡、套著腳蹼的日本男人坐在池邊。幾位日本女士四仰八叉地躺在池子四周，像皮膚光滑的棕色海豹，儘管池子在室內且不見陽光。這些日本女人真是很美，而日本男人對我來說卻顯得乏味。我並不覺得她們微帶羅圈的短腿怎麼難看，而她們杏仁色的皮膚、小巧的骨架則更是韻味十足。所有休閒的女士都在三、四十歲上下，只有一位弓腰坐著、腿上有淤傷的老太太看上去有六十多歲。

如果你是個標準身材的美國人，在日本的游泳池裡游泳，你的腳趾一定會刮著池底。再就是一定有一位虎視眈眈審視著所有美國人以及非日本人的管理員。光頭髮這些外國人就足夠可疑的了。池子的管理員讓我除去手錶，並硬要我戴上一頂可笑的粉紅色的游泳帽。我還以爲他讓我除去手錶是爲了保護錶。才不呢。他保護的是水。這同一個管理員還逼著一個被惹惱了的美國女孩摘下耳環。你要在這兒，準得跟他吵起來。

池邊的一塊板子上黑色的方塊字列出一長串“不准”：不准戴首飾、不准跳水、不先淋浴不准游泳、患感冒、傷口未愈者不准游泳、不准穿鞋、不准貼創口貼。我胸前的那塊疤讓那管理員著實看了好一會兒。

客房裡寒意沁人。蓋著三層毛毯睡了一下午，算是幾個月來睡得最好的一覺。可現在到了晚上睡意全無，又沒有好書可看。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

大倉

在東京幾乎沒什麼時間玩。我們今晚動身去中國。可是昨天我還

是一個人溜出去了幾個小時。憑著兩年前的記憶我居然還記得怎麼坐地鐵。當我在最繁忙的銀座站坐下來歇口氣時，居然有一位年輕女子走上來遞給我一杯水喝。你能想像這種事在紐約發生嗎？我的目的地是日本國立博物館的中國畫館。不管他們是怎麼搞來的，那些畫算得上是我看到過的最動人的繪畫。空曠靜寂的景致、絕美的草木山巒；夢一般的山水、一塊山石、一棵盤根錯節的老樹、一輪明月。就連那些披著白紗看著像十八世紀歐洲天使的仙女我都看著順眼。我們真該多去看看畫展，要不真白住在紐約了。

可到了下午B又一定要我陪他去明治神廟。碰巧今天正趕上一個什麼節的首日。公園寬闊的林蔭小道有點像巴黎的波羅涅樹園，一路擠滿了香客，多半是專程來許願的老太太們。巍峨的大殿裡身著道袍的年輕女道士們忙忙碌碌，來來往往，拖地的袍子繫著寬寬的腰帶，打著桔色的結。她們的頭髮也用一个漂亮的桔色結繫著，直直地垂在背後。一個年輕的女司儀擊著一面比她人還大的鼓，算是起經。

從地鐵站一路走來走累了，我倒是樂意坐在長椅上休息一下。我跟B說我想看許願的儀式。天下起雨來。B自然是想把公園走個遍，並且還要去重訪一個明治服飾的小博物館。我已經忘了還有這麼一個博物館。幸好博物館不開門。

明治神廟是一座沉重、陰暗的木結構建築，幾個世紀來燒了修、修了燒好幾回。通往神廟一路兩旁的樹叢、灌木靠外的枝條上都掛滿了白色的小紙條。起初我還以爲那是些蝴蝶、花或摺紙。其實那都是些祈願。把祈願寫在小紙片上，掛在靠近神廟的樹或灌木叢上，那樣，藉著周遭的頌經聲祈願的內容便能順利地直抵天庭。

所有的寺廟都有代寫祈願的服務。寫祈願的人把各自獨特的祈願用毛筆漂亮地寫在紙上，或用電烙鐵燙在一小塊松木上。寫祈願的有學徒，也有老人，真是好生意。祈願有的掛在樹上，有的就寫在殿外的柱子上。很多是用英文寫的，而且具體得出奇。「請幫助我在六個月內找到一份教職。」「請讓我兒子通過資格考試。」「請保佑我遠渡重洋去FortLee的孫子。」「我去年十一月動了胃部手術，請保佑我恢復健康。」我從小在天主教的家庭長大，因而不信任一切有組織的宗教。

我那從沒離開過伊利諾州我出生小鎮的母親一定能理解明治神廟前的一切。她一定會和寥寥無幾的幾個外國遊客一起排隊去買祈願，高高興興地付市面上該付的錢。按她的理論上帝是個普通、善良的智者，絕不會對瑣碎的宗教差別斤斤計較。直到在醫院醫療器械的維特下痛苦不堪、奄奄一息時，她都沒流露出任何懷疑。但我起誓，絕不再受這份罪。慢慢的我開始憎恨那些延續她生命的修女和醫生。佛教徒、基督教徒、神道教信徒，在上帝的眼裡他們都一樣。對她來說，人有好壞，如此而已。我想我沒告訴過你我從小在天主教家庭長大，受的是天主教教育。老師還是耶穌會的教士。

上海

六月十三日

昨晚抵達上海時，剛下過一場大暴雨，涼快不少。由於天氣的原因在成田機場耽擱了三個小時。派來接 B 的五個官方接待人員等了幾個小時，但沒有人抱怨。B 受到大使般的禮遇。旅遊旺季的上海機場只停著三架飛機。你們加勒比海小島旅遊港裡停的飛機都可能比這兒多。兩個機場工作人員打著手電筒帶我們穿過閃著熒光的停機坪。行李、海關有人幫著辦了，謝天謝地，因為那會兒我能幹的只是微笑、鞠躬、握手。我們坐一輛蘇聯式轎車穿過沉睡的城市——在中國九點以後就無事可幹了——車後座的窗上安著摺紗的窗簾，以免閒人窺視。到得晚的好處是，路上沒車。去機場的路上到處在大興土木，二十邁的路常常要花兩個小時。

中國人開車有個怪習慣：晚上不開燈，好像是為了省電。說是開燈會晃騎車人的眼。其中一個中方翻譯看出我覺得這種解釋很逗。他跟你年紀相仿，大約二十五歲。事實上他可能還要大十歲，但在一個西方人看來，他就像二十五歲。他的英文棒極了——他去過紐約和倫敦。他看我發他的名字有困難，就說，你就叫我湯姆吧。作為中國人，他塊頭挺大，這個中國湯姆。當然，站在瘦小的中國人旁邊，所有的西方人都像傻大個兒。這不僅僅是因為我們高大，（並且按亞洲標準往往胖得有傷風化），而且因為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常常

來蹦去多佔公共空間。幸好這群舞蹈、戲劇演員還算得上體態優雅，和他們站在一起被人盯著瞧時還不至於丟臉。他們中有些還真是好看。但在中國人眼裡，那幾個碩大無比的黑人可新鮮了！

上海

六月十四日

由於近來颶風引起大水，上海市中心淹了一尺。但似乎誰都不在意。中國人捲起他們的灰褲腿涉水而行。有人還在水裡騎自行車。大人把小孩放在汽車輪胎裡牽著走。男人女人穿著一模一樣的大黑套鞋手拉手走在馬路中間。要搞得到，我一定寄一雙那樣的套鞋給你。

B 和其他人今晚去參加歡迎宴會。我爬上床給你寫信，儘管我知道在中方眼裡我不出席宴會幾近野蠻。那些中國人身著中山裝，保持著一貫的正式、得體。他們把我們安頓在以前法租界的一家名叫「錦江賓館」的酒店。外國人依然受到特殊的禮遇。酒店門口的普通市民被噓走。除了官方接待人員，沒有人可以進你的房間。

酒店正在翻修。於是施工噪音從早晨七點一直響到晚上八、九點。酒店走廊裡堆滿了破木板，空氣中瀰漫著粉塵。戴口罩、穿工作服、態度傲慢的工人讓你繞道去坐另一架電梯。看來我得去買幾個這些工人們戴的棉口罩。粉塵嗆得我直咳嗽。而與此同時，施工成了劣質服務的又一個藉口。

另一個與兩年前不同之處是現在的服務員和門衛（如果他們確實是服務員和門衛的話）都穿上了一種中國式的國際酒店制服。男生們穿著肥大的上裝，肩章上還垂著可笑的金色流蘇。都快成十八世紀的法國軍官了。制服的裁剪專與亞洲人細瘦的體形作對。領座小姐和女招待則穿著開叉開到大腿的下等旗袍。但就連這通常具有挑逗意味的女裝也做得太大，想必是與革命思想達成某種妥協後的結果。我知道你認為我對這種事少見多怪。但你要見了也一定會哈哈大笑。哪怕只是看看時下種種“政治上正確”的裝束和體驗一下服務和上菜的混亂，也不枉去餐廳一次。

餐廳用屏風隔成中西兩廳。你的那些用大頭針穿腮幫子、把頭髮

粘成藍尖角的哥們真該向這些中國人學習學習。領座的小姐居然塗了口紅，令我大吃一驚。不管那些革命思想多麼可笑，任何對西方價值觀的拒斥都不愧為朝正確的方向邁出了一步。

六月十五日 錦江飯店

我坐在賓館大堂等接我去劇場的專車，藉此歇息、給你寫信。好一個各色人物的大游行：褐色僧袍裏身的西藏喇嘛，衣著光鮮的香港男女（相形之下衣色寡淡的美國人倒顯得溫文儒雅、索然無味）、油光水滑的印度人、以及一大批比我們美國人先行一步的小心謹慎、不事張揚的德國和英國商人。我倒是樂得被人提醒「絕大多數的美國人並非紐約客」這一事實。昨天我跟一位女士聊天，她居然知道我從小長大的伊利諾州的那個小鎮。航空公司售票處門外排著免不了的長隊，而總有人在為一張帳單而爭執。

有人也許會批評我不夠坦誠。傻瓜才會把什麼都告訴你。這是我第四次來中國了，可我幾乎還是在霧裡看花。得小心那些想要告訴你他們畢生經歷的人，他們告訴你的也許只是今晚喝醉後的一個版本。上海像一個上了年紀的妓女，守著她的過去。五十年前，上海是個蜚聲國際、名不虛傳的都市，上至政府官員下至十歲稚童什麼都能用錢買到。吸毒者仰面躺在街沿，乞丐無處不在，就像紐約。現在清晨五點，圓臉的年輕女人們戴著外科醫生的白口罩、白帽子，用掃帚把街道掃得一乾二淨，而中年人和老年人三個一排站在人行道上打起了太極拳。我欣賞一個把人體功能處理得如此簡潔、有效率的文明。說到底，我們西方人在這一點過於大驚小怪。例如，在這兒政府乾脆強令人人死後火化。氣味難聞的手推糞車迅捷地裝卸著它的貨物。一個一千二百萬人口而基本上沒有室內衛生設施的城市，你一定會以為它是個大糞坑。而他們在自行車和電車擠滿大街之前已經把馬桶端出來倒掉、洗淨、放回。市內信件當天下午即可送達，郵資差不多只一美分。

這倒提醒我了。你一定、一定得把你的移民身份定下來。你不會

永遠和我同居。對了，假如有人問你，公寓的合約在我書桌右手最上面一格的抽屜裡，我知道你以為那個移民律師會替你包辦一切，我可沒那麼足的信心。到目前為止他只不過收了你的錢而已。每年報稅的時候你就東躲西藏像個逃犯。犯不著。

算你好運，訓話到此結束，因為中國湯姆和部裡的專車來了。

六月十六日 錦江賓館，4357 房間

比昨天有點力氣了。不像以前，一天就能從飛行的疲勞中恢復過來。早晨八點到晚上七點一整天都在工作，B 全力以赴。我堅持中間休息一小時他有點不高興。雖然困難重重，卻大有進展。中國湯姆真是幫了大忙。他的上一項任務是陪一個美國電影攝製組，相比之下我們算是很盡情理了。

有沒有告訴你那個鐘我喜歡極了。它就放在我的床頭。

六月十七日 錦江

其餘的舞蹈、戲劇演員三個星期以後到達。主人讓我們放心，我們六個月前要求的一應物品都會準備就緒，但遺漏的東西實在太多、太多。木材的級別不對、質量不符。曾保證為我們提供的特種純絲料子連影子都沒有。南方水災的緣故。用以代替的是五百碼顏色不對的綠綢。連舞台都成問題。上一個在這兒演出的是個馬戲團，把台搞壞了。B 根本不會讓他的舞蹈演員在上面演出。這不能怪他。

慶幸的是中國人已經在空調的問題上對日本人做了讓步，我的房間涼嗖嗖的。我甚至品起了一杯滾燙的綠茶，而外面像是在洗蒸汽浴。

中國湯姆覺得他對我負有私人義務，他和 B 也處得不錯。B 每天差不多都要勃然大怒三次，搞得所有的中國人都無言以對。我告訴湯姆最好躲開，等他氣消了再裝做什麼也沒發生過一樣回來。昨天是星

期天，不工作，湯姆硬要帶我去玉佛寺。儘管上次我已經去過了，我還是很高興故地重遊。玉佛寺變化很大。寺裡全是穿得一模一樣的老和尚。他們排排坐，用小木棍翻著一頁頁的經書。起先我還不清楚他們在幹什麼，因為他們顯然沒在讀經。原來這是讓每頁書都透透氣，以防發霉。他們做事的時候，一個神情嚴厲的年輕和尚在一旁看著，他要遊客們脫鞋、肅靜。寺裡也有一些真正的香客，跪在訕臉繫著小裙兜的難看的泥塑面前。

這麼多的和尚忙於保護他們的聖物倒是件新鮮事。兩年前我曾在某個最神聖的寺院裡看見年輕人在打羽毛球。另外沒想到的是寺內的禮品部裡有個寫書法的。我給你買了件禮物，一幅唐詩書法。這首美麗、浪漫的唐詩作於歐洲人自以為發明了浪漫主義前的七百年。

今晚我不想去餐廳，儘管去那兒對我不無教益。於是湯姆給我帶了個橙子，正是我求之不得。不知他從哪兒搞來的。

六月十八日

我忘了中國人沒有毛。在街上人們老盯著我的山羊鬍子看。穿汗衫的男人“胸懷坦盪”，臉上也只稀稀拉拉的那麼幾根。上海人喜歡穿一種色彩鮮艷，無袖貼身汗衫。在中國這算得上是時髦的衣著，尤其與那種人手一條的鐵灰或鐵青色的長褲相比。我在外匯商店裡聽見美國來的旅遊者打聽上哪兒買這種汗衫。中國人裝做聽不懂。馬路邊、敞篷卡車上的工人都穿這種汗衫：亮綠、艷紅、醬紫、藍得不能再藍的藍。總是一堆人在一起幹活，也總有人站在一旁無所事事。所以你總能看見聚在一塊的鮮艷的汗衫。還有那些膠底涼鞋和塑料拖鞋，肌肉發達的腿露在外面。夏天通常的裝束是短褲，肥得不像話，用一根褲帶或皮帶繫著。你要看見這些腿準樂。你老說在美國我們把我們身體最美的部分——我們的腿——藏起來。夏天在中國，光腿滿街都是。不像美國人的腿，也不怎麼美。金屬絲似的、細瘦、帶點羅圈、肌肉更為發達，往往還帶著傷疤。奇怪的是它們不具任何性別特徵，就像時下中國人的外表。而且沒有毛。

到上海你才會意識到中國有十億人口，其中一千二百萬人——感

覺上似乎更多——就居住在這個城市。到處都是人，老的、少的、大街上、房子裡，站在老式的木結構的廠房外抽著煙等著下班。我聽說中文裡沒有一個有關“單獨一個人”的褒義詞。所有有關“單獨”的詞都暗示著孤獨、遺棄或悲傷。

昨天在南京路上 B 指給我看一家臨街牆洞似的麵館樓上一扇窄長的橫窗。窗沿上整整齊齊地排著一打光腳，腳底朝外，腳趾朝上。這一景像真讓人絕倒，儘管那只不過是些工人幹活幹累了，租了張涼席在午休罷了。B 真是 B，一下就讓他給逮著了，要我準給漏了，只顧盯著來往車輛。

今天我試圖解釋“You can't get there from here (沒有捷徑可走)”這個短語給中國湯姆聽。我解釋完他笑著點了點頭，但我想他沒聽懂。這之前我們在談論美國人的個人主義。在中國，他說，掩飾自己的個性是一種美德。他們管那叫吃大鍋飯。顯然在美國這不是美德。在美國人人都要搶這個鍋，或者乾脆將它打破。

記著，你只不過是一雙腳，一雙而已。今晚我的腳在折磨我，十指連心，儘管每個腳趾只是這個神秘誘人的國度裡蠕動著的十乘十億個腳趾中微乎其微的一份子。至於你，我希望你的十個腳趾都在跳舞。

六月十九日

這兒八月的天氣比紐約還熱。我們一整天都待在劇院裡。至少後台天花板高，黑乎乎的還比較涼快。要是中午能躺一會兒，我還頂得下來。但我的胃成問題。吃日本飯還好，儘管生魚片不易消化。可只要晚上能吃上點白飯還過得去。文化部在劇院裡安了兩個抽水馬桶。十九個舞蹈演員用起來肯定不夠。不過目前一個歸 B 和我專用。我注意到湯姆和有些接待人員有機會也往裡鑽。

昨晚被帶去音樂學院看《波西米亞人》，這所音樂學院很出名，文革期間曾被關閉。演出好得出人意料，儘管我覺得他們對西方現有的錄音過於尊崇。演員的嗓子漂亮極了。唱的是中文，唱詞用幻燈豎地打在台側。演員們，尤其是咪咪，此時此刻把自己變成了歐洲人。

他們用油彩堆砌著臉，成了真正的大鼻子。咪咪的唱腔婉婉動聽。中國魯道夫也很感人，雖然下巴又大又醜、腦門上豎著大撮大撮的烏黑發亮的中國人的頭髮。對了，四十歲以上的中國人似乎都染髮，效果甚佳。

我問中國湯姆聽不聽得懂唱詞。說到底中文是個注重聲調的語言，要把四聲分明的語言與音樂旋律配合起來，這技術問題非同小可。他承認只聽懂了一半。但話說回來，我們紐約的演員吐字之含糊，我們又能多聽懂多少？這真是場難得、美妙的演出，就算劇場寒愴了點。觀眾的熱情、激動擦起了火花。一共只演四場。這一場木條椅上擠滿了各式各樣的觀眾。有個老頭，咪咪一碰上麻煩他就從座位上跳起來，而你知道，整齣戲咪咪的麻煩不斷。他的夥伴拽著他的衣服讓他坐下，邊上的人捂嘴而笑。老頭看得十分投入，咪咪一倒下或陷入困境他就坐不住了。等到她最後咽氣，他捂起臉來哭個不停。我們有些農村觀眾把故事當真了，中國湯姆說。但我沒笑他，不管他是不是鄉巴佬。我自己都想哭。我希望我們團的演出能有這一半的效果。

坐車回來的路上湯姆又告訴了我一些關於他自己的事。文革期間他被下放到農村。不過只待了幾年，我記得他說是五年。幾年?!「我的遭遇要比其他同志好的多，」他說，「尤其鑑於我在大學裡學的是外國語言文學。」他父親通過關係把他安排在了一個較為太平的省份，至少那裡沒人找他麻煩。他在那兒認識了他的妻子。她是個中醫，醫學院上到一半給拉去養豬。後來他們才讓她回去接著上學。湯姆給我看他肩上一塊變了色的皮膚，一條條褪不去的黑色印記，像是鞭子抽的。那是每天擔水走十幾里地落下的。

我疑心他這是在為要我幫他找個獎學金什麼的來美國做鋪墊。就算是那樣，只要是我能做的，我並不介意。

六月二十一日

昨晚又是一席正式晚宴，地點是一家廚藝被譽為滬上第一的新開的賓館。賓館的建築看不出與美國或巴黎的摩天大樓有任何區別。大

堂裡甚至還安了個人造瀑布，一個身著西式晚禮服的女子在鋼琴上彈奏著雞尾酒音樂。這類宴會上的菜不管是吃還是看都算得上是名副其實的藝術品。而與此同時平民百姓則在外面街上繼續騎著他們的自行車，直到最後因為工作過度或政府的管理不當倒地死亡。

這類宴會的習慣是主人滔滔不絕，客人坐著邊吃邊洗耳恭聽。然而B卻利用這個機會來要求額外的物品、設施，其中包括木材、一名額外助手、以及每天幾小時國際電話線的使用權。此類要求在此之前都已曾被拒絕，現在居然又冒出來令中方主人頗為吃驚。按他們的計劃本該端著茅台酒相互友好致詞並互換未來合作的承諾。這茅台酒烈得嚇人，每次宴會總要喝掉不少，然而卻不見人們像在東京那樣醉倒街頭。每次祝酒我只是端起小酒杯碰一下嘴唇，而幾滴酒就足以讓我的舌頭燒一陣。

當然，B看似失控的脾氣發作、以及隨後的重提以前未被滿足的要求，都是事先策劃好的。B的這一招我目睹過不下五十回，屢試不爽，在南斯拉夫、羅馬、俄羅斯、甚至紐約。首先他裝作迷惑不解，好像打心眼裡搞不懂為什麼別人——不管是誰——會不答應他的要求；隨後升級為全線出擊，罵人家不忠不孝、不守信用、背信棄義。大吼大叫，揮舞著手臂，這回還打翻了一個杯子；接著是威脅：他要打電報給團裡其餘的成員取消演出。威脅看來似乎被當真了。中方人士先是瞪著他，隨後面面相覷。兩位主人離席片刻，接著離席的是我們的官方接待員（大家都把他當作政府派來的探子）。結果是明天我們至少可以使用電話線，木材他們正在想辦法。

回錦江賓館的車上，我向B表示祝賀。他已是精疲力竭。這樣的表演可得花真功夫。明天早晨不再八點開排，改為十點。

六月二十三日

錦江

瞧，你不來還好。真的，我很想有你作伴，但把所有的事細想一遍，還是你待在紐約好。你來了也無事可幹。說不准你的這次試演也許正是我們等待已久的一次機會呢。這有點老生常談。但多年來聽別

人講他們的事業經歷，我相信偶然、機遇和運氣的確能改變人的一生。就說我吧，在聚會上碰上了B，跟著他一幹就是十年。我的一切都是他給的。

對了，如果你需要錢，我書桌最上面一格的抽屜裡有。右手最上面一格。需要多少就拿多少。銀行存單也在裡面，還有各類保險單。

六月二十四日。

4537

我今天不能多寫。我在劇院暈倒了。太丟人了。B停止了所有排練，要陪我一起回賓館。最後我說服了他，說中國湯姆能更好地照顧我。我們回到房間時空調幾乎一點也不起作用。我覺得呼吸困難，躺了下來，我想我甚至把湯姆嚇壞了。我讓他給我去搞點氧。這兒不像美國，你可以自己去街角的藥店買一罐氧。湯姆拿著氧回來時一言不發。他去了快兩個小時，我還以為他一去不回了。如果我能用電話，我就自己打電話叫救護了，然而這國家似乎沒有電話本，而且我也不知道給誰打電話。湯姆不肯告訴我他從哪兒搞來的氧。他一定為此做了他不願做的事。

六月二十五日

4357 房間，錦江

說真的，美國人的外語之差算得上國恥。我碰到過幾十個能用英語流利閱讀，書寫，會話的中國人。我們連用最簡單的中文問個好都不會，更別提認路牌了。拿湯姆來說吧，他能用英語和法語閱讀和寫作。他八歲開始學英語。當然他是個藝術家。說不定這次接待工作還是他求來的。和外國人——尤其是像B這樣有著國際聲望的人——接觸，什麼時候便贏得一筆國外的獎學金或一份國際藝術節的邀請也說不準。但在這兒這樣的工作同時也帶有危險，政治風向一轉，用不著跟來訪的美國劇團往來也能把你送去養豬。但光看B工作，他能學到東西就已經太多了，我還去看排練。他今天要做的是，要劇團的每一

個成員——包括我在內——都以最好、最新、最有活力的方式來對待這次演出。他從來沒讓我失望過。不管你說他什麼——我對他算得上了解了——他是個了不起的藝術家。

像他們的很多青年一樣，我的朋友湯姆具有很高的中國傳統繪畫素養。他很有天賦。他唸唸幾筆就能畫出風格鮮明的馬、樹、和鳥，並不屑一顧地告訴我他五分鐘畫出的畫在旅遊商店要賣一百美元。國家給他五個美元，他拿著也覺得不錯。

昨天我想告訴他，他畫的用來作背景的一叢竹子不無藝術價值。他聳了聳肩膀。他對在西方做一名藝術家有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不要看不起流暢，我說。我想他沒懂我意思。我說我認識的有的藝術家幾個月、甚至幾年受盡煎熬才創造出一丁點有價值的東西。他聽不進。他像你。因為他能輕而易舉把某件事做得漂漂亮亮，他就認為人人都能做。但他們做不了。大多數人什麼也不會，更不用說做得好、做得漂亮了。大多數人做不了任何值得別人關注的事。

六月二十七日

4357

過去幾天一直待在房間裡。B來看我。他對我真是很關心。下次你說他壞話前得想想這一點。他坐在床邊握著我的手，要把他私人藥品裡的所有抗生素和止痛藥都給我。我笑起來，結果弄得又是一陣咳嗽。我又不痛，我說。不過知道有止痛片在也是一種安慰。外賓醫院據說相當不錯，他說。他們讓你選擇用中醫還是西醫治療，就像餐廳裡有中餐和西餐一樣。我不想去醫院。我服了些湯姆昨天帶來的草藥。一定是一種含有興奮劑的藥性很強的通鼻子藥。服下後幾個小時感覺好了不少，甚至還洗了個澡。這牲口藥黏得像Tootsie糖，但味道可不像巧克力，還得用兩夸脫的開水送服。也許還是這開水起了作用。服了這難以下咽的藥後我真正想要的是一杯蘇格蘭威士忌和一大壺美國人百喝不厭的冰水。

爲了不讓他逼我喝開水，我要中國湯姆再給我講講他的故事。他的父母在他稱作「最近一次動亂」中被拆散並送去北方的勞改營。

僅僅因為他們是教師。他和他的弟弟妹妹起先被留在了城裡。十三歲那年他成了一家之主，挑起了照看弟妹的重擔。有個叔叔住在附近的一個鎮上。「但我們還過得去，」他說，「有吃有住。」他母親死在勞改營裡。令人震驚的是，說這些事時敘述者並未流露出忿忿不平。多少人經歷了多麼無謂的苦難，卻又似乎集體達成協議，認定抱怨只不過是浪費時間。但也許這只是做給美國人看的。在正常的年代裡，如果有正常年代的話，他會去學習舞蹈和表演。畫畫是後來的第二選擇，因為較少牽涉政治。他從沒想過會到文化部當一名幹事，但也不壞，他說。機會很多。他妻子管理著上海一家中醫診所。至少我們還沒有把醫學院畢業生送去清豬槽。可我們任憑我們的青年以種種方式自戕。

湯姆老問我在寫什麼。我說是給朋友寫信，也算是我的旅途日記，觀感。他看我花不少時間在上面，而且哪怕再累再不舒服也總要寫上幾行。是給我一個非常想念的人，我說。

六月二十九日

4357

我感覺好多了，儘管還有點虛。湯姆帶了湯、粥、和餃子來。我喝了一點粥。他還從他妻子醫院裡拿了更多的藥來，並且又搞了一罐氧，氧我留著晚上用。試試中藥也沒壞處。湯姆把這些枝枝葉葉和粉狀的東西放在一個大壇子裡煮開，做成一道氣味難聞的藥湯。喝掉藥汁，再吸進藥的氣味，病症一定煙消雲散。

B和湯姆都要我去外賓醫院，但我覺得還是在房間裡舒服，只要湯姆不介意給我送吃的。

昨晚電視上播了中國最熱門的渡假地黃山的一次日出。就像一幅古老的山水。五十多人擠在一小塊懸崖上，等待色彩絢麗的朝霞。當鮮紅飽滿的太陽從墨色的奇峰怪石後面升起時，人們歡呼雀躍、鼓起掌來。

今天早晨六點醒來時感覺已徹底恢復。好像一點事都沒有。我坐在賓館窗前看數以千計的人流穿過大街去上班。自行車川流不息，車

門上扒著人的公共汽車緩緩蠕動，穿藍色、灰色衣服的行人、穿白襯衫的行人，走著，偶爾一件綠的或艷紅的勞動汗衫一閃，騎著自行車經過。

六月三十日

他十分虛弱，已經有兩天沒有起床了。過幾天美領館要舉行一個慶祝美國國慶的聚會。他說他要休息好了去參加這個聚會。所有美國人都來看望他，並說了很多關於這個聚會的話。他們走後他把臉轉過去對著牆，要我去再搞一點氧。這回費了我四個小時。我不得不再去我愛人的嫂子所在的市立醫院求她。她說這絕對是最後一次了，下回再也不給了。我跟她說了點他的情況。病成這樣還不住院？她說，住了院我們才能好好護理。你要丟我們國家的臉嗎？可他不想上醫院。我回來時他情形很不好，所有的氧都吸完了。我打電話給前台讓換床單，可服務員過了半天也不來，他直打哆嗦。我用毯子把他裹起來，和他一起坐在沙發上。我說我明天一定給他帶黑色染髮素來。他喝了點藥茶，感覺不那麼虛了。我決定在房間裡陪他。

七月一日

他突然想要回國，回紐約。他醒來硬要我帶他下樓去航空公司售票處訂票。接著又讓我給紐約發電報要錢，他怕萬一他們不讓他用他的普通機票。我告訴他中國航空公司不會讓他上飛機。他病得太重了。他硬要我給賓館裡的美國航空公司辦事處打電話。美國航空公司說如果他去機場或賓館訂票處、而正好又有空位，他們會給他安排回國的航班。但他們同時告訴我離滬的航班都沒用空位。就連下兩個月的航班都已有旅客在候補名單上了。儘管如此，他還是讓我幫他穿好衣服下樓去賓館的航空公司辦事處。他認為他去了能說服他們，他們對我說沒票是因為我是中國人。給他穿衣服費了一個小時，中間坐下休息了無數次。這一折騰差不多用掉半罐我新拿來的氧。我說這不大明智，因為天快黑了而我沒法再搞到氧。他靠著我的手臂，一進走道

就咳個不停。到了航空公司服務台他仍咳嗽不止，不得不坐下來。票務員說他病得太重，根本不能坐飛機，就是有空位她也不會給他訂。他咳嗽停下來時問她一張機票她想要多少錢，他有現金。看，他遞上一張白色名片。你可以給我紐約的醫生打電話，他會告訴你我可以坐飛機。票務員根本不答理。他哭了起來。一個小時以後我才把他弄回房間。我們一定剛剛錯過了導演的來訪。門上留了張紙條。見他出去了他們大概以為他好點了。他吸著最後那點氧睡著了，但呼吸十分沉重。

七月三日

他一醒來就要我去領事館找一個人。我按他說的去，但所有的美國人都在為他們國慶的盛大聚會作準備。大門口站著個持槍穿制服的警衛。他不讓我進。我說我是來給一位外交官送信的，事關重大。最後出來一個穿便服的美國人。我沒法說服他讓他跟我一起去賓館。信上要找的這個人此刻不在上海。他得自己來，那位美國外交官說。我覺得這人很可惡。

七月四日

他醒來時跟我要什麼東西。藥？日記？床頭的小鐘？旅行箱的口袋裡有一串暗淡無光的珠子項鍊。他要的正是這串項鍊。他把項鍊繞在手腕上。一會兒他又耍鐘。他握著項鍊和鐘，我扶他坐起來時，他好像是靜靜地睡著了。儘管他說著話，但很輕、很平靜，閉著眼。我不敢離去。過了一會我想再去試試跟我愛人的嫂子要一罐氧。

我正要出去時，導演來了。他十分焦躁不安。團裡的另外一些美國人和他在一起。他們都非常氣憤。他們剛從領館的聚會回來。我說我去領館送信，但當兵的不讓我進。導演要我把信給他，可我把信留在了領館。導演要我叫救護車送他去外賓醫院。我說他再三說過不願去那兒。你要他死在這兒嗎？導演說。過了一會兒救護車還沒來，導演和我一起把他抬了下去。我想他不知道我們是送他去醫院。他醒來

衝導演笑了笑。他以為導演能讓他坐飛機回美國了。

一到醫院負責外賓的醫生立刻給他輸了氧。我告訴他病人是來訪的美國著名舞蹈團的成員。十點鐘我回去看他時，他躺在普通病房裡，雖然沒有空調，被單卻是乾淨的。他臂上插著輸液管。一個年輕護士坐在一旁，隨時準備給他輸氧。得等西藥藥性起作用，醫生說。

七月七日

路透社電

據未經證實的消息報導，由於一名美國官方訪華藝術代表團成員的意外死亡，中國政府正在考慮實行衛生防疫檢查措施以及對部分來華旅遊者進行檢測。昨晚在上海一家醫院死亡的四十七歲的紐約人的遺體被當即火化。該美國舞蹈團的另外幾名成員亦倉促回國。政府高層正在討論對某些旅遊者和代表團進行衛生檢測。

深夜雨霽

歐陽昱

雨，不知何時，已停；
夜，仍在耳中喧響；
我的心，像檐下的階石，映著濕潤的燈光。

威而不剛地任憑下一千年來襲

鯨向海

在一個大時代即將死去之前
我們仍然像遠古的男人們
在這個世界每個角落走動
偶爾在狹巷阻擋彼此去路
四眼交錯
一朵獨行的古雲
跨越了天地之間的墳塚
我們打量彼此
肌肉、傷痕以狩獵物
某些舊石器的粉屑驟然飛竄
不朽的陽光熾烈地曝曬
內心深處的慾念
啊，朋友
你多久沒自慰了呢？
我們熱切探問，沒有任何聲響
任歲月踐踏昔日
射精的領域

又是一千年即將穿過
陽具
失落感
幽幽沈入陰道的深處

間諜敘事與國家認同 專輯

專題編輯：伍軒宏

平路／血色鄉關

張系國／情報販子—大唐英雄傳之五

John G. Cawelti and Bruce A. Rosenberg／間諜小說的形式（王葳真 譯）

王儀君／《蝴蝶君》劇中諜報員的空間建構與東方幻夢的顛覆

胡錦媛／鏡子戰爭：勒卡雷《東山再起的間諜》

伍軒宏／叛國的欲望：雙面諜的秘密認同

文學評論

梅家玲／性別論述與戰後臺灣小說發展

朱靜美／布萊希特的史詩劇場與中國平劇在表演「疏離」美學方面之比較

陳音頤／原始主義，帝國，個人之教義 — D. H. 勞倫斯描述

美國西南部印第安人的遊記

Spy Narrative and National Identity

Guest Editor: Shuan-hung Wu

Lu Ping / Journey back into Memory

Shi-kuo Chang / The Secret Agent

John G. Cawelti and Bruce A. Rosenberg / The Forms of the Spy Novel

(Trans. Chan-chen Wang)

I-chun Wang / The Spy's Space Construction and the Subversion of

Orientalism in *M. Butterfly*

Chin-yuan Hu / A Looking Glass War: Le Carré's *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

Shuan-hung Wu / The English Crypt, or the Ambivalent Secrecy of the Empire:

The Kim Philby Case and *The Human Factor*

Literary Review

Chia-ling Mei / Gender Discours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stwar Taiwanese Fiction

Vivian Ching-mei Chu / To Be and Not to Be: The Aesthetics of "Alienation Effect"

in Brechtian Epic Acting and Chinese Acting

Eva Yin-I Chen / Primitivism, Empire and a Personal Ideology: D.H. Lawrence's

Travel Writings on the American Indians

定價170元